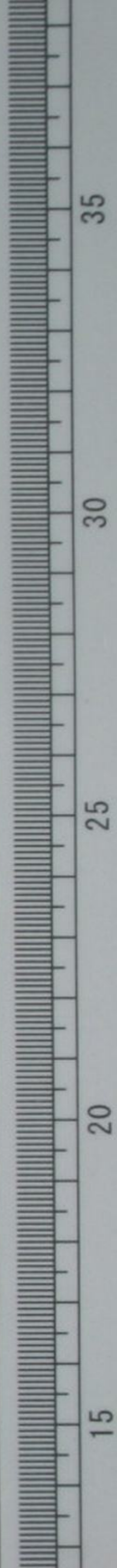




清名家古文所見集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4
3



文庫 11
D 224
3



松山泉文庫

010190556846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六

題跋

題林鐵崖馬伽沙畫卷

宋 琬



子覽唐書至殺吐蕃降人悉怛謀于維州境上而歎
牛僧孺謀國之未臧也李德裕上書陳便宜朝堂咸
以為是而僧孺彌心繆戾矯行其議以數百人頭顱
快私怨於眉睫之間其心已足誅矣而黨禍因之大
起遂與唐祚相終始嗚呼宰相之不可偏執意見也
如此况邊吏乎林公鐵崖守瓊州時有馬伽沙國人
賈舶抵朱崖界上者主帥利其重貨將執而戮之公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六

曰。吾以書生釋褐。朝廷超拜爲副使。持節東南萬里。海外固欲其來。遠人綏荒服也。攘功挑釁。嗣環死不。敢爲帥銜之。然究無以奪公。聽賈人歸國。國王德公甚。以其國中所畫漁牧圖二紙。附賈船貽公。居無何。公竟坐議屯田。爲主帥論劾。罷官。罪且不測。其實由前議賈禍。陰鋤去之也。吾聞海南諸國多文犀玳瑁。明珠大貝。龜筒翠羽之屬。何以不爲公酬。而獨以方寸赫蹏。報數十百人垂死之命。蓋公之清剛難犯。蠻方君長猶知之。然幸而不以文犀玳瑁爲公酬。不然者。蕙艾之謗。其不爲主帥口實者。幾何哉。昔文潞公

致政居洛陽。西羌長溫谿心。以文馬一疋爲獻。朝廷許之。今觀此卷。其情事正相埒。而惜乎公以婢直。淫絳灌。瓊尾顛躓。老而爲客於西湖。卽此畫亦在質子肆中。曾不直糶米一官斛也。藉令更數年後。有能訟甘陳之寃者。而公之膂力日就衰。朝廷不得收其精明悍鷙之用矣。掩卷歎息。思古人輒軻阨塞如公類者。何可勝數。畫不足道也。

○書項羽本紀後

馮景

司馬貞謂項羽不宜登本紀。宜列世家。或又以爲列項羽本紀於漢高之前。此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

彼其說皆非也。作史之大綱在明統。周有天下，秦滅之而統在秦。秦有天下，楚項羽滅之而統在楚。楚滅而天下之統乃歸漢耳。羽入咸陽，殺子嬰，燔秦宮室，於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已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然代秦而號，令天下則旣五年矣。此五年之統，非羽誰屬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統。當是時，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是漢爲楚所立也。漢之爲漢，君天下而一統者，且四百年。然卒遵羽是封之名，以爲有天下之號，而不敢易，猶謂漢不承統於楚，得乎？則項羽宜登本紀，宜列於漢高之前。統在則然，亦作史之例。則然而猥云史遷不以成敗論英雄乎哉。

再書項羽本紀後

馮景

或謂項羽雖將五諸侯滅秦，而羽本紀仍書漢之元年，是天下大統，史遷不與楚而與漢也。是固然。然春秋之法，有名與而實不與者。是故其人躬行弑逆而爲君，則直書其弑君，而仍不沒其爲君之號。於是史遷作項羽本紀之權衡起矣。羽旣滅秦而暴興也，則登之本紀而不沒其爲君之文，羽惟放弑義帝而自立也，則以漢紀元，文與而實不與，所以彰其弑君之

罪是固春秋之遺法而史遷用之義竝行而不悖也。不然秦漢以還篡弒而君天下者多矣。史槩絕其統乎。吾知雖董狐復生亦必直書其弒而不沒其爲君。曾謂五年爲政之項羽業已幸天下封王侯。顧欲削其本紀而降爲世家可乎哉。卽如司馬貞之說羽旣身屠國滅子孫無譙類矣。尙何世家之有。

○書金谿兩烈婦紀略後

邵長蘅

兩烈婦爲金谿孝廉張君冠玉之母故娣姒也。皆姓吳氏。皆蚤寡奉姑以孝稱。順治丙戌冬。故中丞揭公重熙起兵襲撫州不克。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躡之。

縱兵大掠。兩烈婦踰跟掖姑出。遇遊卒。拔刀刼姑。驚仆地。烈婦遽奪持其刀。以身蔽姑。呼曰寧殺我。卒怒殺烈婦。次刼娣。娣罵不絕口。亦被殺。而姑竟得免。嗚呼。兩烈婦之死烈矣。無待區區詩文以傳。况張君能致詩文如是之夥。又奚藉余言。顧其間議論有刺謬者。是不可不辯。盱江鄧良之言曰。兩烈婦之死。死於金主之卒。而階之厲者實中丞也。又曰。於家國無所濟。而於鄉鄰大有所禍。以是爲中丞罪。嗚呼。斯言也。決天下後世忠義之防。而有志之士爲之搔腕累歎。泣下而不能止也。自古忠臣烈士遭罹百六。明知事

國朝古文集卷之二
不可爲然且逆天命犯首禍慷慨赴之瀕九死而不悔者其心固有所大不忍也人情莫親於父母妻子莫愛於身夫人至捐軀命忍其父母妻子以舉事而又違計成敗利害哉今夫匹夫慕義奮袂而起不旋踵而異懷觀望躊躇而不敢前者則計較利害之念沮之也而謂豪傑之士然乎哉以余所聞中丞公告廟興師破家出走崎嶇江閩萬山中屢蹶屢奮追勢窮力詘計無復之然後以一死謝天下嗚呼處死如公亦可告無罪矣而昞猶云然鄉人以愛憎爲毀譽固如是哉如昞言則睢陽之屠空阬之敗不能追茶

毒生民之罪而凡史冊所載媮生苟免全軀保富貴之徒皆可自詡明哲而開門乞降賣君父以求榮者且得以保境安民論功矣是烏可哉是烏可哉昞才識庸陋又不曉古文法其文必不能傳而是編已有從而附和之者况於世之以文章名者其立言可不慎與

○書孟子荀卿傳後

方苞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

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縱橫之徒著仁義所由
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
為志則已驚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
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
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吁
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
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
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
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興以韓子之明
始猶曰孔墨必相為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

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
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
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
道豈槩乎未有聞者哉

○書潘允慎家傳後

方苞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寧諸
生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
火出見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
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衆非有
離心也無食無兵池湮城圯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

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
薦紳士民廟哭巷戰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
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
無十一也蓋至懷宗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
於逆閹之斲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象昇
與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奸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
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太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
患者皆巧佞邪庸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
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
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

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爲自安之計是
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
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恣於民
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奸人之
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
國轍迹之一變也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方苞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
時死土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燬於
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

子自投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於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火盜賊之間。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豈非造物之不能無憾者哉。雖然。

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寧。雖愚夫豎子。皆知爲不幸。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也。

書惜抱軒文集

王芑孫

予閒從他處見桐城姚郎中姬傳所爲誌銘雜文。雖不多。苟一見。必把讀五六遍。不能去手。因思觀其全集。訪之士大夫間。不獲也。久之始傳得所刻惜抱軒

集者觀之其文簡澹而清深。翛然有得於性情之際。其於古人若明清醖酒之況而成味焉。不獨能載其鄉先生之流風餘緒也。暇日偶以其集持示友人玉君筠圃。筠圃遂別自精鈔一部。棄藏之以原刻未有序。虛其前屬予題識。予於並世諸公獨愛姬傳及建昌魯君絜非之作。絜非與予相厚善。姬傳至今未識也。然予之好其文。又過於絜非。此事之不可解者。而筠圃亦然。何爲者耶。世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鮮不忽焉。而顧有如子與筠圃兩人者。雖祿位容貌。又不逮姬傳。其傳鈔愛誦。無足爲姬傳輕重要。可以見

文字有概乎人心之所同然者。則不必待其人而後行。凡大賢君子。或不時出。而若子與筠圃其人者。世宜不乏。然則歐公所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蓋無可悲。而如子與筠圃之孤。而無與於世者。皆不宜中道而遽以自止。凡學焉而急世之知。世不知則沮且隳焉。彼固無所自得者存焉。爾其集十卷。自書序以後。文益驚絕。朱竹君一傳。尤有史筆。

書高貴鄉公紀後

胡鎬

余讀陳壽魏志。紀載高貴鄉公與淳于俊問答。所難多不能對。其實亦易知也。特俊識淺耳。惟所疑堯試

用。蘇及舜久不進用。則義不可以不避。今夫治天下者。在於有爲。而斷不可以輕試。吾意當時廷臣之才。無過放齊諸人者。又皆世族在位。勢不能一朝而盡廢之。舜與元凱諸聖賢。多伏處於下。堯無由深悉也。故雖以舜之明德。必歷試諸艱。而後畀以天下。蓋大任爲至重矣。然則當堯之時。使因循牽制。而爲四凶所持。則天下無與治矣。抑或倏欲奮發。有爲驟爲子奪。退佞而姦人。生心。則天下乃愈紛也。惟堯以明哲善爲運量。能知有繆。能揚側陋。可謂破除成格矣。然必待詢事考言。而後授以政。乃徐舉四凶而去之。進

元凱而任之。此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也。若不勝其忿。而輒思妄試。亦四夫之勇耳。此高貴鄉公所以不終與。

○書法言後

方東樹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余聞之師說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雄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元。理淺而詞艱。節短而味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夫立言者。皆欲其不棄矣。而不能爲不可棄者。理不當而辭不文也。文其辭。而無當於理者。有之矣。未有當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
於理而其辭不支者也。雄也。徒知爲不可棄而不務培其本。故其所至止是耳矣。或曰。雄成太元。桓譚以爲後世復有子雲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馬文正公。果篤嗜其書。意者其奧而世鮮知耶。余曰。不然。夫孟荀揚韓並稱。然孟氏之道。班於聖人。今讀其書。充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無極。指事而無不盡。曷嘗待于入黃泉出青天。若雄之所爲耶。夫以雄書與孟氏相比。差等殊絕。若驪黃之不可綵。若此而君實乃猶非孟氏而尊揚氏。其修通鑑。專取法言爲斷。是尙得謂之知言也哉。

○書韓非傳後

梅曾亮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嗚呼。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夫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隙。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

者。誦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後世功名之士。所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與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書守澹日記後

梅曾亮

嘉慶十八年。澹縣知縣桂林朱鳳森。以守城功。賞加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強克節。以九月初五日。捕得李文成。以初七日被戕於馮

克善。而滑縣失。初八日。賊圍澹。十七日。河北邑鎮將。以官軍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餘賊悉平。其賊首林清。於九月十五日。爲亂。宮中先伏誅。曾亮曰。天道恢神明。豈不信哉。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者大亂之成。嘗出爲亂者所不及料。迫饑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黨雖衆。往往以期會乖。牾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以致之。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饑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跋前明元撫軍勦賊圖後

甘煦

右勦賊圖一卷。迺前明河南撫軍元公自錄其實也。當崇禎初，流賊四起，比六七年間，已滋蔓難圖矣。公督兵親勦，屢奏奇捷，良非易易。夫豫際中州，北護燕都，南障江左，橫且其間，爲心腹衛使，公克終其任，則闖賊不過往來南楚間，終亦必斃而已。何至紫荆一失，京師圍破，而社稷丘墟哉！顧以淮撫委罪，遂致免歸，不亦惜乎！其繪圖之意，不忘勦賊之本衷也。於此知莊列用人不終而明之，所以亡亦於斯可見矣。頃於市肆中偶得此書，其版不知所在，而世鮮知其功。

特重刊之，爰綴數語於其末。

○跋紫石泉山房文集後

陳兆麒

往見讀書懷古之士，跋望良殷，動曰：吾獨憾不得與之同時耳。同時矣，而或居隔數千里外，無因而至，前則曰：吾獨憾不能與之相近耳。果其同時而近，方將身親往師之，否亦數相過從，聆其緒論，挹其休光，豈不快與？若乃生同時，居相近，而顧終身未獲一覲其面，其爲遺憾當何如哉！同郡吳殿麟先生，與惜抱先師爲道義交，數以書往還，予夙聞其名，而未接其容，並未讀其文。去冬，吾友異之，至自京都，於鮑雙五侍。

郎處得所鐫先生文集見示予讀之終卷不覺喟然
驚嘆爽然自失者累日以謂國朝古文之盛義法
莫如方侍郎才調莫如劉學博今先生兼其美而卓
然自成一家真不負吾師所友矣獨計先生之歿距
今十有餘年耳生同時者四十餘年居相違者不逮
百里而予往來江寧又數經其間里顧乃望門墻而
不入於其宮又安問數相過從身親往師之耶所謂
有道當前失之交臂者也孤陋之誚自詒伊戚其又
奚辭爰書以誌吾過且以鳴景仰之私雖然先生之
文幸而有及門如鮑侍郎者傳之又幸而予及讀之
因文以知其行因行以想見其爲人始過而知悔嚮
使終弗一讀悔于何起也亦安知吾郡中有文行卓
絕如先生其人者然則古今來雖有高文卓行或不
得其人以傳卒致湮滅于無聞者又可勝道哉此予
之所以歎也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七 顧炎武 與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入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

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

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

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日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鳴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答王進士書

汪琬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不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旣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更得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

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賢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

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蠢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愧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答陸稼書書

湯斌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來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闕門戶。此不易之

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

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僞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日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訐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

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爲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

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論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

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卽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僕之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

與門下士書

徐文駒

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自到館以後車馬之喧頓絕應酬之跡漸稀焚粘啜茗傳經課義與二三子砥礪於寒檠做榻之間解一疑送一難頗謂此樂不淺齋居多暇因得肆力於古文自史漢唐宋八家以暨明之景濂震川諸集橫列

凡上取次誦之聲琅琅出金石左朱右墨丹黃燦然
乃知韓子所謂人之進未始不爲退我之退未始不
爲進蓋有味乎其言之也竊念天地英靈清淑之氣
結爲文章造物者鄭重秘惜不肯多予殆百倍於科
名富貴宋元以前無論已卽如有明三百年自洪武
庚戌至崇禎癸未其間蠟科第躋膺仕者不下數千
百人此數千百人之中大半與草木同朽腐黃土烏
紗已爲狐貉噉盡其磊落軒天地者上之道德次之
事功又次之則惟以文章名一世耳故古人謂立言
之士與立德立功共垂不朽蓋其聲光氣魄歷久長

新雖或廟社已非山川改色而若人英靈清淑之氣
如星芒劍花千載不可埋沒由此觀之君子可以知
所輕重矣諸君子以超羣出類之才負通經貫史之
識倘能一旦發憤茹古涵今力以前賢自命不難與
累朝作者先後馳驅而乃愒時玩日寂寂未有所表
見豈不重可惜乎僕年來困頓無聊如嚴冬小草霜
欺雪壓可謂際人生極不堪之遇矣而倔強排慕之
志終不屑以此自貶方且培其根本養其元氣以待
春暉之自至就令天地之氣有秋冬而無春夏亦當
左圖右史終老名山將以萬世之伸敵一時之訕而

况諸子之才之遇有遠過某什百者乎昔者魏晉之世清談廢事尚以蕭疎慵懶自號風流此正晉人習氣其文章萎蕩不振職此之由吾黨所當鑒戒也豈謂諸子賢者而肯有意效之詞直意懇冀少資攻主之助諸君子幸裁察焉

○復魯絜非書

姚鼐

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况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

過當非所敢任竊自幼迄衰獲待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竊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

入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溲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

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已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

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爾亦竊識數亦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以此。惟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答魯賓之書

姚 箱

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謝陋。無以士益。尚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室。豈不媿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

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閑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閑閑乎聚之於錙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好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惟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

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

。復東浦陳方伯書

姚 第

四月二十三日。姚第頓首。奉書東浦先生閣下。得前
月二十七日賜書。伏悉近祉。慶慰慶慰。所論論文之
旨。反覆數百言。詞氣雄遒。而又深盡文章之奧秘。雖
於第有見許太過之謬。而於立論鑒古之精。兩不相
妨也。世之為學者多矣。其所得高出千萬人之上者
亦有之矣。若先生之識。不與今之出千萬人之上者
竝。而當於千百年中數古人期也。第以生平用心所
隱冀相知於不可知之異世者。而竟得於同時乎。以

四。海。之。廣。悄。然。相。望。於。曠。逸。沈。寥。之。中。有。不。使。更。感。
歎。而。增。欷。者。乎。先生文亦自非今世所有。特為之不
多耳。然亦何必以多貴乎。韓理堂魯絜非文略如來
論。絜非後日之文。乃更不逮舊刻之文。昌黎云。無慕
於速成。無誘於勢利。凡為文始善而終衰者。太率病
此耳。可太息也。陳石士前月未。自此往蘇州。云將謁
閣下。必已過。其人可謂有志意矣。其必成與否。尚未
敢決知耳。示詩三十餘。大抵蒼勁入古。已併入大集
內矣。蕭詩集近亦刻成。謹以一部呈教。此間可與言
者。僅毛侯園一人。其言詩文。貴當者。立碎。果為名論。

先生所作時有此境而尚不能盡然況如窮耶賤狀略如曩昔率復併候不具

與王濱麓書

吳定

別足下七年矣攜手之歡勤拳攻錯之雅無日不墮於心每誦足下書辭及同游自左右來者知足下貧益甚薪燎不足以備風雨無兼日之禾爲之喟然三復太息頃者都御史竇公主試天下貢士天下之人喁喁企望度足下必能首出其儕而又不幸棄同瓦礫以竇公之賢明而足下所遇如此僕安能不爲足下鬱鬱哉抑僕之齒長足下九年名未出席序自度

驚下不足潤色於時比年不與鄉大比之列者再矣杜門紬繹聖人之經思有所導引以扶來哲而後生新學喜圓畏方以故從游之士亦寡膝下長者舊抱羸疾餘尙穉少家衆十餘人日嗷嗷待僕舉火性又拙不欲苟取毫髮於人坐是益窮境大約與足下類且定聞大寒既至民煥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憂貧賤甚於疾病死喪求富貴不避蛟蠶虎兕得之則揚眉以喜不得則出涕以嗟故曰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若斯之輩古今相同比戶相望且夫迤邐之士之莫克伸其長者輒自委曰吾有志無

命也。然聖人繫困之大象，獨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志不由命，屈伸君子所爲，泰然游泳於貧賤患難之中，而命且自此立也。夫不曰聽命而曰致命，艱貞盡道，祇事上天，困之所以有取於習坎也。不曰明志而曰遂志，內希不疚，非以干名，困之所以有取於兌說也。窮源而後知天下無枯澤，素位而後知天下無窮途，疾風相加，樵夫以是笑，野草之靡也，霜雪旣降，堅冰滿河，山谷之民以是羨竹箭松柏之茂也。故文王拘羑里，以演易，仲尼厄陳蔡，而絃歌，僕方寬其心，與足下其謀處困之方，豈真悼賢者有志無命，而爲足下

鬱鬱哉。夫窮阨之來，而不敢苟且應之者，道之所在也。良友睽隔遙遙，同值其艱，而同勵以守者，亦道之所在也。僕聞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吾知足下之不長困也。若僕者，將離棄塵事，上陟天都之峰，俯覽萬象，出沒煙雲，亦足壯也。足下他日進退百官，施澤貧氓，其肯辭宮闕之盛麗，翩然曳屐履從我游乎？

。○答鮑生桂星書

吳定

頃邀惠書，省僕動靜安否，情重辭溫，增僕遠望。僕自

足下北游。沉默閒處。歎左右益少通敏之才。可與之深言文學者。以此私志。他無足懷。僕八歲入塾。誦四子六藝之書。慨然願遊春秋之世。追陪顏曾。閱冉游夏之倫。執經杏壇。覲聖人之德輝。沐浴車服。禮器之餘韻。又思游南北宋之世。借揚游黃蔡諸人。立程子朱子之堂。既聞其訓戒。已念二者雖不可得。然烏知今世不有道德淵純之士。聚羣講學。可扶翼我者。既成童。出與鄉閭讀書之子游。見其所傾嚮者。無非科舉之學。衆人一志。傳習成風。叩以聖賢之道。則羣怪以爲狂癡而笑之。退而告諸父兄。始知講道勸學之

風海內衰歇者數十年矣。於是愴然內悲。太息嚮之所志不度也。年既壯。涉厯東越吳楚之交。交游日廣。以遠見有嗜好三代舊章法物。以考訂爲工。有慕秦漢以來之詩歌古文。以文藻風流相尙。私心喜且慕。謂此雖非吾學所急。抑亦可備斯道什一之資。宜以餘力講明其術也。於是或師焉。或友焉。蓋自幼至今。同志相導之助。莫盛於此時矣。今者年已五十。足不涉四方。而四方雄俊之羣。舊嘗假館於歙者。或散或亡。不可復合。無所慰其意。冀得一二秀髦。後進與之相勸相成。而來游者。類溺沒於科舉舊習。而不能爲

之展其志拓其才蓋雖考訂辭章之末鮮有能助我者況其他乎嗚呼幼志不可遂矣卽壯歲師友相從之歡亦渺不可復甚矣歲晚而道益孤也今夫積雲成露積霜成雪積溪澗之水成江河何者有所因也騏驥一躍可方駑馬十駕然使欲東而西欲南而北則雖騏驥輪駑馬矣何者力雖強無策之者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合衆人之賢明以羣相誘掖雖中材企及之而有餘竭一己之私智微能委曲與道相從雖豪傑有所不足僕之智不逮中人而偏違衆有志於道譬如深居閭室無人導延乃欲積跬步以致千里

吾知有晝地以終焉已鄉者僕方穉昧不自度德薄才庸奮然以繼魯鄒洛閩之傳自任其志豈小哉歲今艾矣而所得者止此思欲畢志盡才責功暮齒而獨學之苦反甚於前遇歧途疇能指我哉此所以中夜伏枕太息而深以不克成其幼穉之志自悲也足下少而才在門墻中最高篤志於學者因來書念僕勤拳故發憤舉僕今昔之恨而一爲足下道之如此

○○答楊甫書

王昶

春寒方厲風雨蕭條忽枉來牋藉紓飢渴拙集三十餘卷舛謬寔繁茲承指示感荷良深承許郭舟山廟

兩作緣爾時在滇南軍營六七載篋中只帶文選及唐文粹故約略以韓柳爲宗此等文體故於碑版相宜但稍濃則近塗澤稍奧則近贗古故二十年來專法廬陵中逮宋景濂歸熙甫下至堯峰希冀獲其少分惟自顧生平學術爲古文之類有三一累於制舉義再累於應酬駢體三累於文移案牘柳子厚論文戒雜雜則斷不能精今日月逾邁卽極力洗刷而無從且作文以自得爲貴學記言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杜元凱言優而柔之饜而飶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皆此志也匪致虛守寂反覆涵泳殫勿忘勿助之

功俟資深逢源之趣其孰能幾於此姬傳退居日久心定神閒甬養純粹發於文者實得宋元間名家氣韻和何敢望其肩背耶芥子先生文集前經排次今以附覽其中尺牘較多尙擬量加裁汰鱣堂有暇敢祈點定將來倘有餘賞定須付諸剞劂耳江西吳蘭雪適在座上聞與足下舊好見來書及題瑤華畫卷大作互相吟賞謂當今不得不以此相推并屬致懷纓纒之忱不盡百一

○答翁覃溪先生書

王芑孫

披讀手教粲然累幅仰承誘獎之殷開喻之切憫其

與行於荒蹊茅塞之間而不惜講以所聞若欲激厲
勸掖以借之大道者此其慰幸何可名言且公以高
年成德爲後學之故把燭細書勤勤懇懇數千言不
能自己此非徒長者眷憐之私又以見大君子與人
之誠老而彌篤有如是也芑孫惜學無所知曉生平
讀書略取大意頗不欲流連風月爲詞人以沒世并
不欲屑屑爲訓詁考訂家言以幽窘於名物象數斷
爛無謂之中妄謂三代後士之所可就者其事業不
過如唐之姚宋宋之范韓不幸而不遇其文章之可
傳者不過如韓柳歐蘇苟能是是亦足矣舍此而高

談皆謂之自欺以欺人其誤又不止於學術而已然
學者立意則必自昌黎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始以
此爲文章二十年不惟於並世人中無所依傍卽古
人亦不肯專專奉一先生之言以自域其神明而拘
繫其體勢蓋於長者所云教人自爲者亦嘗有志焉
然志在此而萬分不能蹈其一。方自惋恨烏能無蹶
踏媿汗於真儒學士之前也乎詩藁中點出處具見
精審日來病瘍雖不爲大害非應官不出尙遲披奉
輒以書宣不一

與管異之書

侯敦復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近接手書承指示說項王文之隙甚善。至論魏延一節，僕竊不謂然是。時關中之將乃夏侯楙，非司馬懿也。率衆與武侯相拒者曹真耳。其非知兵之敵明甚。若謂延爲終反之人，不可恃。然延旣爲武侯用，侯之世延必不敢反。卽反而武侯亦足以制之，不用其謀不可謂非謹慎之過。鄧艾之來由陰平，今之文縣，其地有摩天嶺，卽毳氊之處。過此而險者惟江油。馬邈實守之，後則諸葛瞻亦軍於綿竹，而卒不支也。蓋兵已入險，則士有必死之心矣。魏武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此其明驗也。拒敵之策，守

險爲上。姜維撤平樂諸圍，乃失蜀之本。慕容超不拒大峴爲亡國之由，縱敵入險，而曰有以制之，難哉。故善用兵者必先入險，善入險者必由奇道，斷無堂堂正正而易於成功者。蓋割據者多地小力薄，斯可偏師而定。光武之于建武，曹操之于羣雄，太宗之于隋末是也。若夫兩敵相當，如太華並峙，地大力衆，國富兵強，而欲以正道得功，無取奇計，未之聞焉。漢取楚，晉取蜀，吳、劉裕取關中，皆分道進伐，易如摧枯。至武侯不用魏延，而長安終阻，文皇不用道宗，而高麗不服，魏武并軍于赤壁，而敗，先主聚衆于猓亭，而亡軍。

志曰多方以誤之彼所備者多則力分而後可圖此
不易之道矣異之以爲何如

○答管異之書

侯敦復

來書示文章之道甚悉僕近反復於八代詩乘而知
詩之所以爲詩者試爲足下陳之可乎竊謂詩之旨
本乎三百篇三百篇之旨在於懲惡而勸善後之作
者必本此義以爲詩而後足以示後世固已顧詩之
所以能感人而不入於邪者似不僅以其詞焉古者
太史採風列國而被之管絃以歌詠之其所謂樂者
皆詩也其樂之感人者皆其音而不在其詞也故曰

審音以知樂聞樂而知德是詩必協乎五音本之六
律而後能感人能感人而後能懲惡而勸善自河梁
作而詩不能歌而樂府之名出自是而詩與樂府一
而二之矣後之樂府或能歌詩則未有能歌者矣唐
初之七絕古之樂府也至工部而皆不能歌矣遂變
而爲詞至詞復不能歌遂變而爲傳奇自僕觀之傳
奇者固詩之正流而工部以後之爲詩者皆其變也
嗚呼自五音六律不傳於後世後之作者遂僅以詞
意爲之求其感人心而懲惡勸善也得乎今俳優者
之所爲其淫豔之詞未嘗不蕩心佚日至有關於忠

孝名節之事其悲涼慷慨亦足以激發人之志氣而移易其性情特惜其體之卑遂爲大雅所不言也異之言詩每以音節爲本向竊疑之今而知其說之當也然此道固已無傳矣悲夫

○寄朱仲亭書

陳兆麒

管子曰求多者其得寡荀子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明乎所學不專而貪多務得自非上智之資未有能精者也蓋不專則不壹不壹則不誠不誠則扞格而不入將神氣不相浹心手不相調欲其精也得乎曩者足下鑒余書法俾書條幅延今數年未

有以報命竊負宿諾之日久矣雖然有說焉僕自幼學來頗好作詩未工也弱冠後兼喜學書復爲經藝所分或作或輟而中廢迨齒旣衰矣又嗜爲古文辭其功尤倍勤於前緣古文之學經史子集四者不可闕一研究涉獵無時可怠是以他務未遑其於書法久不相習中未能信不願爲也舊春爲足下製壽序本擬繕寫奉政比因拙集劄劄將竣未及錄呈姑先附稗茲值獻歲方新稍有餘暇爰迺振筆書之非云愜意聊以塞責焉爾迴憶僕之於書所謂略知其意不肯竟學者也以視痴傻者之承蠅不以萬物易蠅

之翼其爲專且壹也。不大相逕庭哉。足下披覽之下。
當亦爲之粲然首肯。曰誠如子言。

